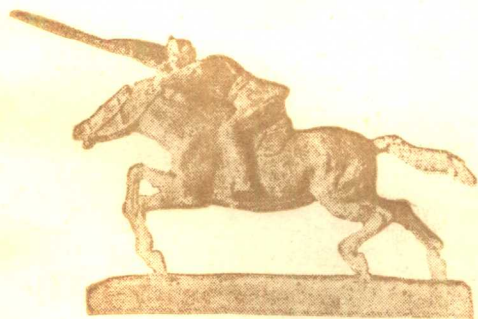


解放軍文藝叢書

一車高粱米

王桂山等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高粱米

王桂山等著

1042

864
1042

解放軍文藝叢書

一 車 高 梁 米

王 桂 山 等 著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書號 272

字數 67000

一 車 高 梁 米

著 者 王 桂 山 等

編輯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

出版者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 顧維鈞 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1-25150

定價 4,700 元

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目 次

一車高粱米(山東快書)	王桂山 劉學智	(1)
抓俘虜(山東快書)	王桂山 劉學智 高元鈞	(26)
金鶴山突擊模範班(山東快書)	韓厚忠	(50)
“八一”號汽車(山東快書)	文大家	(72)
停車信號(山東快書)	焦乃積 張雅斌原作 劉洪濱 劉學智修改	(85)
三隻雞(山東快書)	李 二 劉學智	(97)
司機英雄(鼓詞)	宋文茂	(120)
朝鮮戰地生活快板		
彈藥車	張永枚	(128)
衝出照明圈	李竹青	(132)
和平信箱	呂令吾	(134)

汽油桶·····	孫丕謙	(135)
連着兩顆心·····	商德敏	(136)
“搬家”·····	杜鴻	
	海平	(137)
架起英雄橋·····	桂飄	(139)
祖國盼咱立大功·····	行型	(139)
是誰放火燒山·····	志願軍某砲連戰士	(140)
美軍十大怕·····	志願軍某部戰士集體創作	(142)
挖工事·····	志願軍某砲連戰士	(143)
一把炒麵一把雪·····	志願軍某砲連戰士	(144)
練刺殺·····	王太炎	(145)
練夜戰·····	王太炎	(145)
到了宿營地·····	志願軍某砲連戰士	(146)
小吉普車·····	志願軍某連戰士	(147)
手榴彈·····	志願軍某連戰士	(151)
爲毛主席健康乾一杯·····	劉開強	(152)
又省祖國一筆錢·····	劉志平	(152)
小勺兒·····	周昌泉	(153)
美軍愁·····	鄧榮己	(154)
	趙雅東	
這一棒子打得好·····	桂飄	(155)
鬼子“霧中”搶彩號·····	未明	(156)

一車高粱米

(山東快書)

王桂山 劉學智

臘月二十半夜多，
從正北開來了一輛十輪大卡車，
十輪卡車本是美國貨，
現如今已經歸了咱中國。
開車的只有人兩個，
司機同志本姓郭，
他的名字叫玉善，
助手姓張叫永合，
郭同志今年二十六，
張同志剛剛十九生日還沒過，

郭同志家住遼東省，
張同志他家是承德，
郭同志從小在家受貧苦，
找老闆當學徒，學開汽車，
那時候舊社會裏太黑暗，
當學徒總是受折磨，
光侍候老闆還不算，
還得侍候他老婆，
老闆娘讓他抹桌子掃地倒尿罐，
一天到晚不閒着，
哪有時間學手藝啊？
再一說，老師的技術不容易得，
因此上三年的工夫學了個半瓶兒醋，
光知道扳搖把子、灌油、灌水、擦車、幹些零碎活。
有一次老郭把他的老師問：
“老師傅！能不能把開車的門道兒教給我？”
老師聽罷皺眉頭，
嘴裏沒講心裏說：
“我指着開車來吃飯，
你學會了我還吃什麼？”

哎！自從來了共產黨，
窮人再不受壓迫，
大老郭汽車學校裏去受訓，
只覺得心裏心外都快活，
老師們教的認真又耐心，
大老郭苦心鑽研用心學。
頭兩月跟車當助手，
很快地自己單獨能開車。
在國內解放戰爭他也曾把功立，
支援前綫當過勞模，
開車的技術精通又熟練，
誰不知開汽車的大老郭！
五〇年志願把名報，
抗美援朝出了國。
工作在志願軍的汽車隊，
專管着運送給養拉彈藥。

這一天他載了一車高粱米，
翻山越嶺過大河，
爲了防空不能開燈走，

黑天半夜朝前摸，

正走着張同志聽見忽隆、忽隆的聲音響，

（白）“郭同志！”

“啊？”

“你聽聽是不是後邊又來了車？”

“不一定，也許是敵機來搗亂，

你探頭看看是什麼？”

郭同志一言未落地，

忽然間一片白光照山坡，

張同志一看又是敵機扔的照明彈，

故意地他把笑話說：

（白）“郭同志！”

“啊！”

“郭同志！朝鮮跟咱中國真不一樣。”

（白）“啊？”

“你看看人家的電燈沒有桿子能懸着。”

郭同志一聽憋不住笑：“嘿嘿！

這麼亮的電燈咱可沒見過。”

郭同志加快了速度，汽車快如飛，

邁爾表從二十五邁爾就往三十邁爾上過。

“張同志！它若是早來給咱照着路，
也省得咱黑燈瞎火一點一點地往前挪。”

（白）“是麼？”

張同志探着腦袋朝外看，
照明彈一拉溜就是七八個，

兩架飛機輪着轉，
一會起來一會落，

張永合是個新同志，
戰鬥經驗不怎麼多，

“郭同志！我看飛機要‘下蛋’，
是不是開到路旁去躲躲？”

老郭搖頭說：“不可！

別驚慌來要沉着，

只管放心走咱的道兒，

開到路旁多囉嗦！

照明彈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地上的目標飛機它一時半時看着不着。”

張同志回手拿起了衝鋒槍，

“郭同志！你停下車子我給他一梭！”

“什麼？停車？汽車現在哪敢停？

暴露了目標難逃脫，
打不下飛機再丟了車，
冒險的‘買賣’咱不作。”

(白)“對!”

十輪卡一股勁衝出了照明圈，
郭同志慢慢停下了車。
張同志一見直納悶：

“哎!你停下車子幹什麼?”

“照明彈晃的我眼發花!”

(白)“我的眼也花了!”

“走!咱下去看看走的道路錯沒錯!”

(白)“對!”

兩個人下車仔細看：

(白)“喲!怎麼這麼黑呀?”

(夾白)要說黑可也不怎麼太黑，剛才叫照明彈
這麼一晃，管什麼也看不見啦。兩個人下車停
了一會，揉了揉眼睛，慢慢地看出道來了。

郭同志邊看邊捉摸：

“剛才躲飛機汽車開得快，
可能把道路來走錯，

看了看路旁也不對勁兒，
沒有山沒有嶺一馬平坡。”

(白)“張同志，道兒可能走錯啦!”

“是啊!我看也不大對勁兒。”

“你記不記得，咱前天走的那股道，有個十字岔路，路旁有一棵大樹，樹枝很稠，指着敵人的方向?”

“是啊!咱連裏還在那樹上刻了三個字——
‘三八綫’。”

“那棵樹怎麼找不着了呢?”

“哎!郭同志!你看前邊黑糊糊，是不是那棵樹?”

“咱開過去看看吧!如果是那棵樹，那就不要緊了;如果不是那棵樹，咱得順着原路回去，這裏隔敵人很近，要多加警惕!”

“對!”

“走!”

“好!”

兩人進了汽車棚，
機器一響開了車，

順着大路奔東南，
忽然問前面有個黑傢伙，
郭同志扳着舵輪往旁邊猛一躲，
沒來得及，只聽得磕擦一聲掛了車。
趕快扳輪往後退，
一退退出七步多，
因為天色黑又黑，
道旁小溝看着不着，
後轆轤陷進溝裏去，
車身子歪歪一溜坡，
汽車猛開也不走，
只有車頭直搖晃①，

（夾白）上不來了！

郭同志停下汽車心裏想：
“剛才是什麼東西道上攔？”
定睛留神仔細看，
原來碰的也是一輛十輪大卡車。
聽了聽車上還有人說話，

① 晃，讀ㄅㄛˊ。

咕哩哇啦直吆喝。

郭同志才知道這是一車美國鬼，
這回恐怕要砸鍋。

低低的聲音把話講：

(白)“小張!”

“啊?”

“壞了!”

“怎麼啦?”

“咱跟敵人撞了車!”

(白)“啊?”

張同志一聽發了楞，
急忙回手抄傢伙，
拿起了衝鋒槍和手榴彈；

(白)“郭同志!”

“幹什麼?”

“我看咱倆先下手，
拚個他死是咱活，
打死一個就够本，
打死兩個賺一個!”

“張同志! 慢動手，

咱倆一拚豈不丟了車，
打死它幾個沒有用，
丟了車子合不着。”

（白）“那怎麼辦呢？”

“現在敵人還沒發覺，
事到如今要靈活，
開出車來先混過這一會兒。”

（白）“要混不過去呢？”

“混不過去再開火！”

（白）“對！”

郭同志掛上倒閘往後退，
爲的是往後倒倒搶上坡。
誰知道輪子光轉車不動，
前進也不行，後退退不得，
後軋轆越轉溝越深，
吐吐吐，不大的工夫下去有一尺多，
壓包也鑽到泥裏去，
兩個人只急得眼裏直冒火。
只急得混身出大汗，
又聽得對面敵車叫“哈囉！”

“耶啻!”大老郭一想明白了:

“敵人一定認錯了車。”

緊接着敵人汽車司機棚的門一開,

從裏面下來倆大個,

朝着這邊直擺手,

嘴裏頭咕哩哇啦把話說。

張同志越聽越糊塗;

“這兩個小子說什麼?”

郭同志多少明白點,

敵人擺手讓他快倒車。

郭玉善急中生巧計,

捅了捅旁邊的張永合,

兩人喳喳了幾句話,

馬上開始就動作,

開開車門把車下,

順着道旁的小溝往外摸。

那兩個鬼子沒看見,

還在那擺手直張羅。

郭同志張同志摸到敵車跟前仔細看,

司機棚的小門正開着,

車上的電門還沒閉，
聽動靜機器零件都挺闊。
抬頭看，車廂上支着帆布棚，
美國鬼坐在裏邊圖暖和，
可就是一樣不大好，
外面的事情裏邊聽不見也看着。
郭同志一看不怠慢：
“張同志！上車！見機行事要靈活！”
他兩個進了敵車的司機棚，
舵輪一歪開了車。
那兩個美國鬼站在下面不知這是怎麼回事；
“哎！車上的弟兄你忙什麼？
長官早已有命令，
不准隨便亂動車！”
他們以為是自己車上的人，
哪知道是咱們的同志車裏坐，
美國鬼伸出手來把車擋，
郭同志哪管那些個，
呼的一聲軋過去，
連點動靜沒聽着，